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六

餘姚黃宗羲編

序十七

著述

唐詩艷小序

周詩雅

今夫名園金谷寶砌瑤林稱華矚矣艷乃在於夕露晨
流新桐初引粉香番雜花氣披靡亦佳麗矣艷乃在於
亭蘿一嘖遠山一抹熊羆豹臞炙酒行車頗豪嚼矣艷

乃在於軍持之中冷洞山之野馨何也艷未有不從清中流出者能以其清新者一變漢魏六朝為律絕而古風則仍其習排律又衍其波使不得初唐之一反漢魏六朝之為填詞已久矣斯又氣運升降之微機難為俗耳說并難為作者解也予第近取其清者而艷在其中矣遊名園對美人御盛饌都向三者之外尋討是余清新之所寄也知我罪我吾何知或曰古詩言準而唐詩言艷得無盪乎嗟乎除却新機便是套本心花條滅筆彩

何傳反之吾心不相準何處再求古詩也準與艷皆以
心言即謂古之準藏艷而唐之艷投準也无二也於是
而選唐詩艷

古詩準小序

周詩雅

詩何以準稱也準於古唐虞三代以前立言之旨也古
無詩而有歌有謠有銘有引氣厚而詞簡詞簡而景生
如山之有恒華嵩衡焉如瀆之有江淮河泗焉如天之
有日月星宿焉如載籍之有十三經而書畫之有鳥跡

大小翻焉淺深曲直不論致鹹酸辛苦不論味青黃赤
白不論色一以真氣為之淵雅停蓋漢魏而下有古詩
浸浸乎開風雅之門扇嬌艷之致矣且能以一字抵初
唐人之一句一句抵初唐人之數百句瑰瑋磊落不滌
苛細新花驟發不留故態摸之無痕嗅之無氣舉拔之
曠懷千古血淚丹肝讀之而紙上噴出至若雲雨銷魂
含意未申大都有韻而不奈形容有情而不能言說者得
其一字可以迴想十日得其一句隨爾眉眼欲語此無

他氣至而古人之筆研心手皆靈即我之夢寐神魂畢活也此所謂一心生萬法萬法歸一心能令古人見我心又令我心見古人而詩準於是矣非尺尺寸寸工師量材之說也於是而選古詩準

宋元詩三刻序

周詩雅

今之言詩者首漢魏以及唐輒云其道大備至宋以後無詩矣非無詩也格卑氣弱世運使然噫此矮人觀場貴耳賤目之論也今夫三家之村尚有人焉吸月吞風

口吐會心之語詎以煌煌有宋之代遂之作者審聲按律筆操在世之權夫宋人詩之大不滿人意者因諸君篤于講學以致注訓入之八識田中故徃徃以誠意正心之譚譜入風雲月露之什其氣詰其色腐何怪好異喜新革不借言力古卑今而自文其倦繙踈較之病也語有之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去其詰氣而真者存削其腐色而新者露其又何患焉即如坡公山谷兩公蘇之彝流浩放黃之峭激嚴覈雜之于唐且踰晚而中盛矣

何渠以宋進之若臨川性即倨傲詩政不嫌於高深孤
山目無古今意寧復知有晉魏是又可以宋而少之耶
至於元則局少遜於宏遠性不碍夫靈通字句突生偏
饒別響既不以宋而不采又寧可黜元於勿論哉嗟嗟
今之舉口而蔑宋元者舉體具宋元局相不過啜標榜
之猥語欺人耳可嘆亦可憐也予因有感而點定刊之
殆有未可深言者在噫

明詩選序

周詩雅

我昭代醇厚開基泰符昭乎星日歷聖文明持世天藻
爍於雲霞蒸為運曰離鍾諸人曰賁故夫垂纓佩綏以
及澤釣煙耕之輩無人不詩無詩不獵于運而盤薄以
出之真足接武貞元大歷陋宋元于不足道雖然固不
能無初盛中晚之別焉予妄論之此非闕世代也初盛
豈盡不落中晚之蹊中晚豈盡不能追初盛之躅竊以
為存乎其人其韻坦而平其神闇而深其脉靜且貞此
初之徵也夫見為泮滌而揚波則其盛也為磊落而英

多則中矣至於幽響鳴泉而自瀉寒鉅燭斗而孤騫斯
末流屬之總之運授於元氣神氣之旺衰人情以喜情
哀情之大概可解于古詩訣盡之若一時興會之所至
作者不知迨異日賞鑑之所加閱者別出斷斷無足憑
者也故從古之論詩者俱自寫胸中之詩而何與人詩
即鍾嶸詩品古今稱絕其是非且為後世口實餘子更
復奚贅焉我明首尊高楊繼推何李以至厯下琅琊盟
壇狎主迄今公安竟陵偏鋒自雄論者亦嘗取以立正

始中興之案予正以世代轉詩者也詩非轉世代者也爰搜諸公之全集以及書記之偶存緝獵幾兩年而得如干首噫紕漏所不待言且首為鑒而彙為評是猶不免矮人看場之見要以鼓吹休明借人之賁而表聖代之離擊壤而歌嗚嗚以相和竊敢附野人貢謠之義云爾

厯理發微序

朱元弼

往余遊留都最善金陵張子近山者張子冥心內典而

尤邃於歷其術本之蓋天謂天平如掌日月五星浮空而行渾天之儀制非古也推古驗今得七千二百五十七萬六十年為一元而以經世篇所紀元會運世之數為未盡其說與臺司迥異先是吳中有星川陳子諱瓌者精回回歷推步春秋以來二十餘年七政交食躔離分秒俱合謂國朝所頒大統歷本授時歷以至元辛巳為元迄今垂三百年其冬至先天一百三十五分當釐正嘉靖末上書闕下下禮官議為一時臺臣所齟齬寢

不行至是余客婁東張子訪余遂得與陳子遊兩君子者傾蓋抵掌如隔世相逢莫逆也因各出篋中帙互相印可陳子木訥淵思少辨才所出帙積數萬言若懸河不可詰古歷大都更八十餘家術皆順天求合隨時增減行之久而不敝陳子蓋契札瑪魯鼎之秘剖秒微定中氣無纖毫滲漏立萬世法程斯已奇矣張子盡得其學而明辨過之能發陳子意緒中隱奧其按義和母子之法闡容成宣蓋之微明天平如水之真形辨日覩如

丸之虛狀此又陳子所未悉也至窮歷理之玄昉諸易
有太極而以太極為象帝之自命之曰函天地之體蓋
與兩儀四象八卦之旨相發明且叅合竺墳法報化三
身之說及道德內難等經謂無極所生帝象之生無非
隨順羣生被機稱性羣生各具一太極與圓象之體无
闕无別反末歸本在瞬息間此三聖人作易微意而張
子契之超于歷家遠矣昔邵堯夫評洛下閎知歷法不
知歷理揚子雲知歷法又知歷理張子未之許也余謂

陳子知歷法矣若張子真可謂兼知歷理者其略在陳子歷理發微讚中余不及贅

易頌序 朱元弼

夫易變易也經首乾坤首六十四卦也其上下非故分也自有此理不容易耳就卦而兩之原變而引伸之易理自具也即如卦約乾坤坎離渾身易位而反之者也大夫婦也水火亦无婦而不相射中男女耳皆非易之用也易之用特用其少長男女而中自在此有物之固

然無足異者故上經用男每二卦上下易而反之至頤而男之用窮則變為女而為頤為大過下經用女每二卦上下易而反之至中孚而女之用窮則變而為中孚為小過上至澤風見而水火不交下至雷山見水火交而終以未交何也此既濟未濟結上坎離雖不言金木而終始無非金木易之所以為至妙至妙者歟故上經似經下經似緯寔一篇也上之臨觀下之損益卦體易位其一徵也或謂上用先天天下用後天似亦得其概而

未深言之者也余未敢以為然也頌之所以作也

山居日輯序 鄭履準

夫人生貴適意富貴何為此知士之格言達人之佳論也且百年之間如駒過隙而憂愁抑鬱一半相妨風雨疾病十常八九光陰幾何而衆患攻之此樂天所以發白日之歎也僕本鄙人生於海曲幼多美疾嬾業箕裘志學之年即侍親南遊金陵覽龍蟠虎踞之形勢覩王謝風流之遺踪六朝塵跡四顧淒然北覲神京見羣英

濟濟黼黻皇猷冠蓋如雲紆青拖紫而性本庸愚懶惰
無匹竟乏思齊之志所以優游歲月無所成名然復觀
近倖益慕前賢朝為將相暮就誅夷或聲名尚著東隅
而身首已橫西市或銓衡再掌未展經綸而囹圄一幽
竟死縲紲其執戟邊陲荷鋤畝畝死徙廢棄者不可勝
數於是目覩神驚不求聞達心尚志定決事漁樵矣庚
申仲夏隨父南遷七日之間百口出京酷暑長途僮僕
多病晝畏風波夜虞寇盜始信行路之難難於上青天

也今高堂逸豫兄弟怡怡海甸澄清不見烽烟之警雨
賜時若幸瞻禾黍之豐為堯舜之民藉父兄之蔭門枕
流渠茅茨尋尺不羨茂先之一枝良田負郭租稅金鍾
殊勝留侯之萬戶聚遠樓前不啻千竿脩竹凝雲池面
奚止半畝芳塘一葉扁舟無勞稱貸奚童數指自足使
令禦冬足於大布粗絀可以應陽四體不勤甘旨自辦
三省不疚愧怍相忘取諸宮中有伏臘蒸嘗之費反之
心上無富貴利達之憂起居以時行藏自適佳辰美景

皓月清風設旨酒具山穀良朋玉立益友清談投壺雅
歌吹笙鼓瑟或登高遠眺或徐步郊園坐茂樹臨清泉
友魚蝦偶麋鹿忘機垂釣寓意奕碁心曠神怡陶然自
樂恍疑身在清虛境界初不自知其為塵世中人也且
門無俗客吏不征求獨坐書齋悠然高臥竊比羲皇上
人而好鳥調歌於枝上蝴蝶飛揚於華胥竹韻琳瑯輕
風入戶睡足之餘焚香啜茗覽竒秘之書探古今之奧
凡高人逸士所述所作理生治家之法養性行樂之事

遊觀景象之美歲時風俗之盛與夫詆諧拊掌之書無不周覽心之所悅手即書之積之既久所錄遂多第分卷數名之曰山居日輯姑以存之中苟自備遺忘不敢獻之高明以為談柄也

春秋伸義序

馬森

春秋何為而作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是春秋之經孔子因王迹熄而後作也誅亂臣懼賊子以正王法孔子之意淵乎微矣孟子去孔子

未遠也其私淑諸人能得孔子之心印者即其歷敘性
聖見知聞知之實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可
以見其自許非顏曾下矣其言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
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三言者足以破
諸傳之惑矣秦漢以來言春秋者不下數十家大抵多
祖左氏公羊穀梁三家之說然公穀在七十子後諸弟
子所傳聞而授之與左丘明親見夫子自是詳略不同
即左氏或疑非是丘明而為當時魯國史官則確也國

史策書藏在太廟其簡牘本末孔子非由史官何能得見趙汭氏謂春秋一經出於史官先稟命魯君而後得成其事似非臆說今詳三傳獨左氏頗具本末事實然已不能無文勝之弊若公穀以所傳聞於諸弟子雜之已見其所病又豈但亥豕魯魚之訛哉至於義例之論有求其說而不得者又託為變例以附會於夫子之經因而後儒諸家紛然異同蓋不能不背於春秋之大義矣春秋大義尊王黜僭以律諸侯誅亂臣賊子以正人

倫者也今經首元年春王正月公羊曰加王於正者言大一統也胡氏宗之則曰書元年者祖二帝明三王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不知此元年者乃魯隱公紀國之元年實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以諸侯之元年冠周天子春王正月是得為夫子創制明大一統乎否也弑隱爲氏實羽父謀諸桓也經反書薨而為之說曰隱公見弑魯史舊文必以寔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為職不諱國惡仲尼削而不

書斷自聖心謂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不
同此非厚誣聖人以不道者哉許世子止親疾不嘗藥
而書弑楚公子圍假問疾縊殺其君而書卒若非魯史
舊文是何深刻於許止而曲護於子圍耶此可以例其
餘矣陳恒弑其君孔子時已致仕猶沐浴請討况於春
秋明百王之大法者乎此又可以仰窺聖人之心而知
其不諱不宥之必然矣蓋春秋之脩皆據魯史舊文而
筆削之並未特筆變文以增改於其間也其曰筆者

言因之而書也其曰削者言去之而不書也若外加筆削而又增改於其中則與孟子其文則史之言異矣其曰天子之事者非以褒貶予奪屑屑焉於事事求詳而托為命德討罪之權也以王者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禮樂征伐皆自諸侯出故因魯史之文竊取其義以正其失而明之使知有百王之大法焉耳至謂知我罪我云者我謂我衆人也言天下後世之善惡者讀春秋之所善所惡若美我刺我者也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惟知我罪我故懼也若如後儒之說則孟子又自與其文則史之言若相矛盾而孔子亦必不曰竊取以嫌於僭耳今考經所載朝聘會盟侵伐戰爭兼攻取侮之類莫非列國之所謂事也編年以著代紀時日月以敘事錄列國文告以登諸簡策莫非魯史之謂文也有詳略異同有書有不書者有彼善於此者或據事直書而義自見或屬辭比事而義因以明則孔子之所竊取者也是故以此求之於心而不必鑿之於文以此攷之

於事而不必泥之於經信其所可通闕其所可疑以經
證經而不屈經以伸傳以傳證經而不屈傳以伸經則
庶幾於經可以得聖人取善之心於傳可以知聖人所
以取義之旨春秋大義燦然可求諸家紛說抑亦少訂
矣某也鹵莽之學猶在面牆未洗心淳固知寡陋不足
以上探春秋微奧而低昂乎衆說也竊自登籍之後曾
兩乞身臥病林間耽玩墳集掇拾諸傳參考見聞輒自
紀錄今歷有歲月漫成篇卷名之曰春秋伸義蓋取王

仲淹氏論述作而曰吾於道屢伸而已之義也極知謬妄無所逃罪或緣管蠡一得之愚以俟後之君子冀能味醇醪於糟粕中焉耳

元城語錄序

董後亭

元城先生當宋哲宗朝高節閔議能令權奸膽落閭閻新恩瘴癘間頻死弗死晚年居亳士大夫相謂曰過南都不見劉待制如過泗水不謁文宣王歿纔二歲而高宗南渡宋遂不支然則去就存歿先生蓋宋一代安危所

係非僅僅取直名去者也而朱文公名臣言行錄不載
先生殊不可解及閱宋史然後知文公所以不錄先生
者大都有三蓋先生嘗上疏論程正叔且與蘇文忠交
好又好談禪文公左袒正叔不與文忠至禪則心薄力
距以為寂滅之教者以故不錄然周公留相召公不悅
游定夫胡康侯皆大儒亦與秦丞相善正叔豈過周公
文忠豈不及秦丞相哉先生寧至不得從召公定夫康
侯後議從末減耶至談禪一節則先生遠竄嶺南時意

非絕欲鮮營不可故稍覽西來語有慨于中以外薄世
緣內完真我夫用之忠君孝親不用之離類滅倫用之
禋躬養性非用之立教貽訓正語所謂正人用邪法邪
法亦歸正者奈何目為異學而令不得與韓范文富關
濂伊洛琬琰千載耶嗟乎冤矣冤矣予待罪天雄天雄
即先生故里間召故老問先生墳墓已前化為烏有問
及子孫則不知何許問及祠宇則湫隘頽廢僅遺像存
耳余因低徊久之最後乃得先生所謂盡言集數卷并

語錄三卷行錄一卷者受而卒業盡言集本頗善語錄輯於馬大年行錄輯於崔子鍾為解者所壞且多魯魚之誤余暇乃即其解正訂其誤稍掇遺事附其後而列本傳于首命外黃令刻之蘇文忠嘗上疏神宗朝乞校勘陸宣公奏議當是時神宗求治太銳信任非人故文忠緣此感悟神宗神宗不用卒為臨川所誤釀成靖康之禍今之時世視宋未諗何似而先生師司馬君實傳陳瑩中學自不妄語入或于宣公無不及其於近日士

風人才尤對症之藥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未能
至心殊向往之吁予于先生蓋向往深矣

王氏易序

孫宜

孫子曰世有言王弼何晏祖尚老莊卒之亡身而禍其
國者予讀王弼周易注嘆曰善乎弼語簡而義明思近
而解切要之達陰陽之故審變化之旨識乘應之文該
爻象之妙所述大不詭于聖賢而絕無涉乎老莊晉
魏以下勿論已程氏傳最稱的源乃其善者於弼取資

焉其稍異弼者特敷衍厥辭加詳婉耳夫時有古今人材因之材有古今著述因之是故兩漢之去古曹魏之去漢俱稱未遠風氣近厚箋解疏注之士即其聰明性識較之後代固自弗倫繼漢而唐抑亦遞相宗滅理在可知故宋儒之闡明道學釐定經術由今品焉誠已超邁邈絕者然漢唐諸子若馬鄭王何元凱安國穎達之流未必咸無所得是以禪宋之全也弼易尚已徃余覽何晏之奏曰善為國者必先治其身慎其所習所習正

則其身正不令而行為人君者所與遊必擇正人所觀
覽必察正象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宏也此其言又豈莊
老虛寂放浪者倫歟夫弼晏論著若此在當時後世徃
徃以二氏目之至謂流禍闕世教罪之為離經畔道者
蓋魏晉之俗大率以風流酣暢相高跌宕不檢而二子
行亦未免焉斯其故必歸之耳然言行殊途君子于言
也固以人廢仲尼固已云矣謂弼晏著述類其行者豈
非厚誣哉或曰茲宋儒之說程朱所嘗病者夫言而程

朱也亦不足當歟孫子曰六經者大道之載而天下之公也天下之公器則當用衆之公言釋之故仲尼之刪定贊修也要皆憲往聖之遺而酌前哲之善未嘗不出于已而假以自異也其言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後儒訓釋恣罕達此掠美而私長取同而棄異槩之不揆諸道而惟以其人其時謂無足尚廢之茲何也挾其勝也夫程子之解易也其于弼之言用之幾什五六矣至其教人觀易輔嗣翼之介甫三子首焉而

朱子者述其說為訓非有見于此哉或曰弼言簡切明
近善矣質諸聖人之意未必審若是也嗟夫仲尼之門
游從者三千焉深於其道七十二人夫七十二人者朝
覲而夕覲面命而口傳者也今考其得所師之精蘊而
言動恚不戾于厥真者幾人哉仲尼嘗曰回也其庶乎
後儒且謂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麤夫朝覲而夕覲面
命而口示也其所得卒若此末世諸儒之生去聖人千
百載乃欲以流傳之徒言臆測之獨見而望其悉得聖

賢之秘有是乎故解釋牋疏之法要在模倣正道而
協于大義者也夫誠能模倣正道而協於大義則雖往
意前致不必咸中而亦思過半焉詭湊曲合字軌而句泥
之斯其術不足明聖苟以增紛亂之失長穿鑿之風已
爾奚益乎奚益乎故弼之注成已如所議矣乃程之解
也即曰深明易道視仲尼之的旨本趣亦豈敢謂其盡
若所述乎執此蓋可以論弼云易凡六卷予往讀而善
之因手錄上下二經他日將刻以傳焉而題曰王氏易

三禮考註序 孫宜

昔周公制禮作樂用昭王治紀載條述于是有書今之周禮是也六經之遭秦火斯亦與焉煨燼既餘散逸漫漶莫可尋理漢河間獻王得之乃闕冬官一篇千金弗購劉歆氏校中秘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及元而臨川吳澄謂冬官特淆錯司徒中他四官中未嘗亡也牽合附會出而足之自大司空小司空至司稼五十三官皆司徒官也自職方氏至六官皆夏官也自司氏至雉氏

五官皆秋官也又謂地官之文多在春官故今所定自大司樂至典庸器十九官皆春官也自訓方氏至諸子四官皆夏官也而所存司徒本官惟州長至舞師十一官云而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之職既以歸冬官矣于是自以意見補之曰掌建邦之教典繼以施十有二教以保息六養萬民以本俗六安萬民正月之吉布政以鄉民八糾萬民歲終致事不可入司空者即仍厥舊焉又天官以下四官亦率殺雜弗倫于是以春官之

內史外史至貶祿十三官以地官之司祿一官以夏官
之司勛司士二官歸天官以天官之司裘內司服至女
祝十一官以夏官之節服氏至小子六官以秋官之大
行人至朝大夫八官以地官之封人至饌人六官歸春官
以秋官之銜枚氏至貉隸七官歸夏官以地官之胥師
至胥四官歸秋官于是周禮稱成書云孫子曰六經者
聖人之書也其條理倫眷必有妙致遭秦燔燬僥倖僅
存然亦什一云爾全書既亡湊合掇輯之餘厥倫紊矣

苟非有聖人者作則曷能是正而詮定之以復其故乎
而學士大夫淺窺偏據妄意改定即隍杙自擅謂得的
原此豈非厚誣哉此豈非厚誣哉昔孔子之定六經也
可者存之不可者去之務合於道已爾不必其皆存也
不必其遷移竄易而后定也今之學者于六經固非敢
以去取若聖人然其可從者從之不可從者仍之斯亦
用以用世也矣必曰如是如是而可則安知聖人未亂
之全書果即所定否也夫其深舛至訛固已勿論一有

不合罪則奚辭故聖人之學守經以達變而已後世儒者不求諸聖人之變而惟已焉師沉滯執拘斯所以膠固一隅而莫通者也且澄意以謂冬官之文雜五官故取五官之類者補之謂五官文互雜也各取其類補之此誠已辨矣然稽之于理言無定衡惟人所主義靡恒適視我所偏是故六經之言尚已後儒苟欲穿鑿附會強斷已意則周禮之書即一官一職孰不可以遷移竄易彼此相通者也而奚獨澄今所云然也夫天官冢宰

之職內及宮壺膳羨謂有深意此固臆說虛辭無可稽
証何則閨房掖闈之禍奢靡服食之淫苟一魚爛癰潰
未聞宰相能制之者周公聖人也其見獨不斯及耶而
為之制乎故曰臆者此也不然則安知他官之形似交
錯若澄今所改易謂某官類某某當以某屬者非聖人
制冢宰掌錢穀涉宮闈意乎澄乃於其臆說則信服而
不能少議而他未嘗有辭者刪定紊亂惟厥已見此曷
故歟而况復有所難解者六經既遭秦火已書則伏生

之口授孔氏之壁藏詩則毛公之小序大抵非厥本初
至若儀禮十七篇禮記四十九篇皆漢儒揣摩量度文
以已意假以仲尼為之先生之制蓋略有見於是云要
亦不可倫次矣澄取戴記補儀禮取曲禮為之解破碎
決裂曰禮之全經盡在於是孰據乎昔杜祐之為通典
也凡祭祀郊社亦私採摭諸禮言編排秩敘以為之準
不知孔子之聖猶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
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其用禮惟從周惡生今而反古

者矧夫末儒淺學取燔熾灰靡之餘文師心任見欲以律往古而例當今不亦難哉不亦難哉或曰周禮聖人治天下之遺法也後世制治者師焉是故苟有為是正判定若澄者流猶足備一王之制借以詔天下而俟來聖不然即欲師倣行之亦莫尋厥緒夫夫澄豈得已者哉而予以為任法之善不如任人今後世有興治者即周禮殺雜弗究彼猶能推其意因其時別其類行之成一家治否則以周公之制文武盛治之餘成康而下不

三四傳而已廢矣澄獨能以一己之臆合而係後人之觀聽哉是故聖人之學神而通俗儒之學拘而滯惟通也故彀可也惟拘也故必變有所不變則窒矣故必就有所不就則泥矣是書周禮凡十七卷予尚欲取其可
以遷移謂不獨如澄所易者別出之而未遑也若其訓
釋簡而明致而不鑿要不可以盡廢云

三禮纂註序

宋儀望

予早歲從父師問三禮同異因臆嘗所辨說周禮一書

自漢惠除挾書乃有獻周官五篇其後向子歆得之遂以考工記補冬官而不考載官名自歆後賈鄭諸人爭相校讎用力愈勤而大義愈晦宋程朱大儒雖嘗亟稱然未有折衷迨元臨川俞氏以周禮冬官雜在五官遂黜考工記更補之王吳丘三氏復增訂焉余竊謂考工記特記語耳諸君子莫究所屬併其名缺之然則輪輿桃冶弓車廬梓諸人果官名耶自高堂生治儀禮而誦習者五家而戴氏又傳禮記四十八篇其義多孔門諸

人相與發明元晦幼清欲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以今攷之周公法天制禮如郊祀宗廟朝聘會同禮莫大焉皆亡逸不可考儀禮止士庶人而王制月令明堂等篇又雜出傳記中其義舛缺弗倫後之儒者掇拾於煨燼互為剖析而聖人微辭奧義鬱而弗章闇而弗暢蓋三禮之晦久矣予後以御史在告吳人王應電避難南游因挾所註周禮以從嘗往來恩江輒相披難上察天文下攷地輿中定官制謂周官止五篇後儒攢補非是乃

按天文作冬官演義其用力既勤而持論甚高士大夫
爭敬信之予謂諸經當漢時始出詩殘書缺禮壞樂崩
非孔子刪定本旨歆去漢惠又百餘年冬官亡失如山
川逢師虞衡等職雜在別官明矣王子頷之予因作讀
周禮說其略曰昔在文武創造方定禮樂未遑周公以
叔父位冢宰輔幼主朝羣臣爰稽唐虞監于夏商乘時
竭忠更定法制故六官周禮作焉蓋嘗論之王者父天
母地代工宏化責在三公故首立天官冢宰居之有生

林立教養是賴故次立地官司徒掌之四時更運天地以成故宗伯掌春司馬掌夏司寇掌秋司空掌冬六官既立百度乃貞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於是大備此明周官典禮非相為二也攷之王制冢宰統百官制財用故自王朝王宮王內事罔巨細職兼崇卑厥惟統握而六卿三百六十屬皆受成焉王者不私蓋藏故外府內府王府非稟于冢宰莫敢出入焉宮中府中俱為一體故內宰主內宮正主外凡厥細瑣皆得總轄焉其為慮

遠為義深冢宰之職於斯為大地者配天者也司徒掌
邦教定民數興賢能宏敷式和厥功並焉斯地官之義
也宗伯以下各率其屬宣鬱導和以贊助元氣雖佐理
各殊而體統流貫故觀於六官六職然後知周公之聖
與周之所以王後人攬摭疑似不悉聖人精微之義輒
以已意妄加評駁是所謂遺神髓而彈皮毛也時王子
見之願為更端未幾還吳遂歿去歲冬予行部宣州會
東平守貢君安國出厥考翰林汝成甫纂註三禮示之

儀望紬覽連日至忘寢食然後知貢君于古人微言奧
義多所發明而折衷更定決自胸臆如云以天官之卿
考五官之卿以六官之卿考六官之屬事以類從官以
職別斯其義雖周公復起不能易也至於攷儀禮補傳
義正禮記而又更定王制諸篇以備二禮遺逸斯又其
獨斷也自歆向父子以還考三禮者衆矣有能總挈衆
論更立體要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如太史公所述豈可
少哉宣守東莞陳俊雅志好古願亟刊布之東平君乃

走數百里索予為序嗟乎古之聖人上下一體君臣同心其彌綸贊助如心腹手足共相營救故六官分職百揆時敘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嗚呼斯成周之盛也非周公其孰能成之或謂貢王二子於周禮奚若予謂二君皆能以吾之心究聖人之心者也惜也一二同異予欲與論正者已不可復得矣雖然予又安得以是病二君哉

讀伯夷傳 徐應雷

太史公列傳首伯夷其所稱青雲之士何人也今驟讀
史記者將謂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
稱歟夫古之遯世者若焦先羸孫登默仲長子光瘖豈
不甚矣哉皆無家屬絕人事並不廢身前後名則豈有
抱竒巖穴而名湮滅者耶又將謂砥行立名者非附青
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夫砥行立名者青雲之士也
其附青雲之士者非青雲之士也又何砥行立名之有
已矣哉蓋吾未見青雲之士也世人不察猥以仕宦富

貴者當之楊用修曰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為登青雲謬矣楊用修之言辨矣且以楊用修之言辨之不若即以太史公言辨之也太史公固曰富貴而名湮滅不可勝數何為砥行立名者翻附之以施於後世乎且不若即以顏子辨之也夫李氏魯上卿富于周公顏子當附李氏而益顯東家丘焉足為輕重乎且不若即以伯夷辨之也夫齊景公有馬千駟附之者且當不朽

而何以民無得而稱焉翻不若伯夷叔齊之餓哉此固不足辨而世人開口輒以仕路為青雲以仕宦富貴者為青雲之士乃至臨文亦是故余聊復辨之雖然太史非沾沾以孔子為青雲之士而伯夷顏淵附青雲之士也太史公不云乎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于今五百歲余小子何敢讓焉故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義曰孔子沒後五百歲而已當之故作史記使萬物見覩之也得之矣彼直自任青雲之士諸名在列

傳者皆附青雲之士也故借孔子以自見斯其為太史公哉雖然太史公沒誰為青雲之士太史公之後若李元禮孔文舉有位者也郭林宗無位者也其齒頰臧否並儼然操華袞斧鉞之權可謂青雲之士哉雖然匹夫有志必不肯附之以成名是故當自樹立耳必欲附所謂青雲之士者必不能砥行立名者也是故汜毓清靜自守不畜門人彼知附青雲者之非青雲之士也而所謂青雲之士者必非齒頰臧否之謂也夫李元禮孔文舉

郭林宗豈能以齒頰臧否操華衮斧鉞之權三君子皆
扶樹名教而青雲之士也吾以為三君子又不若孫登
之默視一世而獨與嵇康言然三年而始一言仲長子
光之瘖而獨與王无功對酌酒歡甚其為華衮斧鉞最
嚴其為青雲之士尚奚疑今不能默且瘖又不敢齒頰
臧否而又不能撰史記則如之何夫立言不如無言而
又不能竟無言無多言耳矣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李鳳丹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七

餘姚黃宗義編

序十八

著述

四書疑問序

曹子汴

或有問於子曰吾讀蓮勺史先生之疑問而竊疑焉
夫先生積學功邃神遊於孔曾思孟之間默契道真何
疑之有吁此未知疑之不可無也孔夫子自述云四十

而不惑是其四十之前何嘗自謂無惑儒者四十之後
尚未可當夫子四十之前動云吾既知之矣居之不疑
是何其謬也善哉乎先生以疑自居而長安諸君子復
有未能信未能疑真疑真信之惓惓也疑則問問則成
其學學則信然則既信矣當無復疑乎是匪可易言也
虞帝之聖奚啻於信而問察之好不置夫豈自處了了
而故為是諮詢也夫子年至四十而已不惑矣而假年以
學斲免過之大者又豈自信無過而求免也世人謂惟聖

無過此殊不然到得聖過轉多耳譬百里之侯不任咎
於封外天下之宰詎委責於遐荒故彼能是是亦足為
一長之士也聖人而有足時乎不足則不敢駕言信烏
得不問且學也是故讀四書者疑焉而已讀疑問者轉
疑焉而已伯玉未五十時幾不覺四十九年之非儻亦
嘗自疑也而不憚於問也乃克自覺乎夫學難於有覩
而有覩非可盡學也疑以生問問以成信轉信轉問沒
齒焉而已矣則茲編之所開者宏也余不敏叢疑如織

當圖航大海之津陟華嶽之巔摳衣請問矣

重刊五音篇韻序

徐燠

上古有音無字出諸口者皆天地之元聲也自羲皇畫卦倉頡造字制既立矣音斯附焉字者音之形體音者字之名稱類形始於許慎而慎生於漢世去古已遠其所訓釋不無牽合之病至於玉篇諸書則祖說文而潤色之惟王與秘之五音篇海分其畫段則字無遺形類聲始於沈約而約產於南服間操吳音其所分別不無割裂之病至於

廣韻諸書則祖唐韻而更置之惟荆漢之五音集韻隨母
取切則字無遺聲此形聲之大較也然篋笥嚴扃匪鑰
不啓形聲無窮匪法不通有司馬公之指掌圖韓彥昭之三
十六母勝國安成劉士明之切韻指南國朝沙門真空之
貫珠集挈領提綱開示門法求聲音以歸母考偏傍以入部
字得韻而知韻得字而顯則凡大而典墳丘索經史子集三
藏十二部之文以至稗官小說重譯方言如恒河沙未可
更僕者無不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畫無亥豕音不聾牙還

天地之元聲開萬世之囊韻教闡同文功匪細矣此書流傳既久梨棗漫漶沙門如岩者朗質觀空精嚴戒律曩朝落迦得傳斯訣與支提寺僧真燦者發大誓願期缺此書積之八年始克竣事可謂有裨教典矣燻根器朽鈍識不反隅驟加披閱茫茫昧難明岩師矜我愚蒙詳譯屢譬匝月之後漸見一斑乃今不慧片言行諸簡首夫畫前有易教取先天有相皆虛禪宗秘旨故毘邪杜口開不二之法門摩竭斂心啟無言之津筏蓋聲音俱屬浮塵文字同歸理

障則三藏之文皆如來之幻迹義皇一畫綺語之濫觴
矧辨清濁審浮沈出入於口耳之間精研於指掌之上其
於西來之指何如也昔蒼頡書成而鬼為夜泣悲混沌之
已鑿世與道而交喪耳若師賞予之言遂書於篇端

楊忠烈實錄序

李長庚

人臣為國家建持大議規利除害惟其言之得行也所
為者大所損者小大者子孫黎民小者一家一身也而
所謂行者有行于當時有行于後日行在後日何必當

時故忠臣不難以殉身者一時之禍而竟以志節者後日之行此其苦心原為國家千百世治安起見不以一時之禍福升沉計也彼喜同惡異慘心毒手此內璫之常原不足惜其幸明者謂天下之良心清議在也國家不患刑賞一時之倒置而患良心清議一時之不在斯民夫刑賞出內璫一時之熒惑耳若使良心不死清議猶存則上者抗之中者亦不之附也舉世不附則璫止一人而已其何能逞况抗者懼禍太烈不附者禍亦輕

何難為焉乃楊公一疏初上之日人心羣然是之及見
被禍則指為激漸而指為非且下之石明以為非者或
迫於一時之勢而暗非者則并其五夜之心平旦之氣
亦化而見以為真非天下事至此可勝慨哉茲幸乾坤
在御陰翳潛消寘璫於法盡反所為寰宇再覩太平而
郡守胡公下車之日先為傾囊贖宅網紀其家輯忠烈
錄而梓之俾公心事曉然于天下一郡之內而前有李
夏後有胡公能從患難敵彊禦以救忠臣尤人所難者

一時刑賞賴皇上而正良心清議賴諸公而明矣議者
又謂今上躬不世出之資遠軼堯舜堯舜在上古之世
洪水之災乃開闢以來山川未濬所留之害非人有意
為之也舉世之人莫不以洪水為當治也未有一人出
而謂洪水之當行者至于今日羣然奉洪水而揚其波
皇上一人不動聲色而除之此其天縱聖明千古無兩
一切褒嘉咸出獨斷申以特諭可謂千秋殊恩蓋楊公
之疏初猶疑其太過及內璫之毒烈日甚而後公之疏

始驗初猶疑其難入及皇上一見之實政而後公之
疏始行人臣遭時遇主豈必盡在生前公死而得皇上
知之行之公不與逆璫計恩怨不與紛紛者爭是非獨
賴皇上為知己公不可謂不遇矣其前後疏恩旨詳在
錄內此書行公於九原下稽首拜恩起且掀髯而笑此
一腔熱血不空洒園扉也

胡公諱繼先

李杜詩通序

朱大啟

海鹽胡子孝轅于學為博物聞當世之畧起家孝廉領

州牧方知敬歷遽遂初衣時特著書斯以勤矣會今天
子詔仿古公卿各舉所知儲文武兼才牧民禦寇之選
余備員廷尉職得薦吏軌表副側席之求時戎事孔棘
大司馬察茂才異等夙諳邊務者將擢以不次齟齬者
顧尼之不竟其用而余亦懸車歸老山居多暇每有揚
擢時過從相驩甚一日出手定李供奉杜工部詩集示
余且謂李杜大篇寄意深婉何可不為通故于舊注間
參而伍之務探其原委復為之臚次其體佐以評薦語

無弗衷蓋胡子有三唐五季詩統籤之輯析名搜逸懷
抱筆札者積二十年而後成而于李杜詩尤如意訓纂
將謀諸梓命名李杜詩通屬余書之以序序曰胡子曷
為乎有通也詩有魯故后氏故韓故繇來舊矣陳隋以
降詩至唐則已極大抵體無弗具而人登作者之林又
何限也然必自李杜勃興而乃大備李注有春陵童賁
兩家杜注有原叔次道輩二十五家徒剽口耳之學揣
摩得之徃徃逕庭者蓋不能貫穿羣冊攷當時身世遭

遇之槩得其指事陳情有合于風人美刺時政之義欲
劑量前人遠矣彼古采詩之官微言喻志知得失而觀
盛衰抑何歟嘗論李杜兩公自開元天寶之隆迄于至
德大厯親罹兵火喪亂之世太白流離坎軻浪迹縱酒
遊覽行役懷古之什為多然百憂萬憤畧見升沉之感
子美懷忠仗節羈旅間關奔詣行在慷慨悲惋一寓于
詩至今艱棘虎狼之慘與夫生民被毒螫轉溝壑可愕
可憫之事慨然在目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其心悲者其

音眇其憂深者其詞悵憫而溫厚吟咏寄言之餘翫敲
紆軫在以意逆故夫注書之家如裴松之三國志陸登
劉昭兩漢書劉彤晉記劉孝標世說酈道元水經冀廣
異聞掇竒補闕以名於世至於箋詩集者是在旁引載
籍托緒造微多發旨趣也君子立言以垂不朽箋雖小
道而以割昔人名誠非易哉善乎胡子之為通也如豫
章行別錄所載古白楊篇陸謝諸作皆傷離別惜景物
考豫章漢邑名太白在廬山受永王璘辟及璘潰鄱湖

坐繫尋陽獄並豫章地以白楊榮落豫章自況用志璘
之傷敗及已身名隳壞之痛蜀道難梁陳作者止言其
險太白兼采劔閣銘用之為恃險割據與羈留佐逆者
著戒非為嚴武與章仇兼瓊而作他如蟾蜍薄太清謂
賦長門悟主是我事以當世相如自負古風六十篇十
二言仙九言游仙譏玄宗崇尚玄學多借秦漢為喻自
謂神仙可致聊抒曠思皆為昔賢發覆杜之荆南述懷
為房琯之貶因諸王分鎮之畫深中肅宗之忌中間磐

石圭多剪為瑄建策原凶門較少推又若為瑄自將咎
其漢庭和異域晉吏圻中台霸業尋常體宗臣忌諱災
等語若自瑄去位始有和親回紇事國體損而忠臣以
忌諱斥矣宛轉為瑄湔雪明已之救瑄去國未為失也
子美生平出處莫備于斯篇寄劉使君伯華敘其先世
系是劉憲後人憲仕天后朝以推按來俊臣貶俊臣敗
轉鳳閣舍人故云推虛捐魑魍丹極上鷓鴣景龍中憲
選直修文館學士時文館罷賚甚盛故有雕章五色筆

紫殿九華燈宴引春壺酒恩分夏簟冰等語賀沈東美
除膳部郎詩內稱沈為通家又有禮同諸父等語証以
太平廣記注東美詹事子與子美祖著作同官修文皆
本史傳溯譜系至若麗人行紀楊氏諸姨與國忠同遊
事哀江頭一箭正中雙飛翼之指貴妃破向來射雉諸
說吾聞揚子云依仿聖籍好之者以為過於六經然則
胡子之通豈不功昭于風雅江河萬古長流使李杜而
沒則已李杜而不沒斯編其可廢耶本古律異卷迨曾

南豐始就李集攷其先後而次第之黃長睿復用東坡
之說于杜集亦隨年編纂胡子務整齊之以類相從明
別體要使人犁然有當於心夫唐興盡一生之力于詩
僅偏工獨至李杜以英絕一代之才併兼衆調倘汎濫
諸家要於歸宿亦鎔鑄各體集於大成是則胡子讀書之
法也余因而有慨焉詩能窮人夫貧愁滯留凡不得志
于時之所為皆見于詩故夫李杜流落之魁也胡子以
其才浮沉於世亦足身致高位遭時陷排如軸摧牙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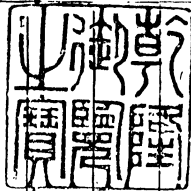
不求更振偃息林谷托意於諷采以視李杜宗工淪廢
流貶遭遇又何殊乎嗟乎茲亦所以自見也夫

毛詩出比自序

李舜臣

詩有六義唯比興之有同異者義難言也何也朱所謂
比毛之所謂興也而毛寓比於興夫既曰比曰興義宜
有別嘗考之興之言象也事存于物之中比之言類也
事而與物偕舉若毛所謂興聖人復生豈可易哉惟不
出比以興該之漏於是矣又以詩多引古以風比義也

何也物情與事偶似其形古人與今或異其趨于是引古以風今或出物以質事二者皆比義也然引古以風今者多以通篇出物以質事者篇數語爾尚大君子裁焉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 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 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 臣李鳳丹

謄錄監生 臣宋允辰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八

餘姚黃宗義編

序十九

著述

劉子威雜俎序

江盈科

柱史劉子威先生出所輯一書示余題曰雜俎大概以
天地竒偉絕特文武彙分為四而燕語吳都考附焉讀
其書多耳目不經竒偉絕特之事間或揣理必無涉事

偶有者余因喟然歎曰甚矣道之無窮而子威先生宏
覽博雅之非人所及也乃子威自敘曰此書以示始學
者若余所該涉則不可勝述味其言跡于謙又跡于自
詫其包彙之廣而皆不然夫道無窮知有窮惟能以有
窮窮無窮而後知有窮者之固不能窮無窮也要于所
蓄有多寡即所見之小大因之蓋昔錢鏐西遊遇姜子
牙於道知其將往仕周摩其頂曰爾年尚童盍且學焉
而早仕夫子牙年八十老矣錢鏐且童之而戒其求仕

之早蓋錢方以八百歲春秋則其童八十之子牙而早其仕也非鏹不能有此見也惟賈亦然負擔之夫得一金以為致富陽翟大賈累萬為家不至竊嬴秦之廉盜著述之名不止彼知天下之利不盡於鉅萬已也愈貪則愈富愈富則愈見為不足人之貪嗜於學也亦猶是也余覩傳載所記若中壘廣覽茂先博聞邊笥善簾之類代不數人至我明二百餘年號稱博洽者惟蜀楊用修吳王元美最著與子威先生而三稱鼎足焉先生所

著詩文若干卷所輯他書凡若干種至不可勝讀即今
雜俎一書中所采述不知其幾百家驟而觀之譬如入
石季倫室中觀十尺紅珊瑚便知其富敵國豈必盡發
其藏為耶而先生歆然曰吾以示始學者吾所該涉不
可勝述噫此非謙也非自說其包彙之廣也總之以他
人觀子威則子威為極博以無窮之道觀子威即子威
所博極于道為僅僅夫識商羊察萍實辨肅慎之矢防
風之骨稱博無如孔子而莊生笑之曰丘之於道其猶

醯雞歟夫莊生非狂言也蓋以道窮孔子則孔子窮今
天下而無莊生則已假令有莊生者安知不笑先生為
醯雞歟先生之自敘意固若斯耳抑余聞之古柱下史
掌藏書故老聃稱博大真人然則若子威者謂之柱下
史可也

重刻唐文粹引

江盈科

昔人列德與功與言為三不朽此三不朽者校其虛實
則德功為實論其用之遠近則德與功之用在一時言

之用由一時及於萬世而德也功也反託以為不朽言之所關者大矣哉言之精者為文六經之文尚矣六經以外論者率推秦漢以其去古未遠有未雕未琢之意降而唐見謂不逮漢矣降而宋又見謂不逮唐矣此自世運升降使然莫可誰何要之代各有文文各有至可互存不可偏廢盍觀百世乎春則桃李夏則芙蓉秋則菊冬則梅或以豔勝或以清澹勝總之造化精氣按時比節洩于草木各有自然之華人心之精洩而為文無

代無之故喭喭然尊古卑今者有所獨推有所獨抑亦未達于四時之序與草木之變之理矣烏可與論文唐有天下三百年其詩最著其文惟韓柳列於大家其他不甚著然而三百年間名流駿碩各殫其思各窮其致抽錦繡於肺腸吐烟霞於唇吻盖人不可數計篇亦難以枚舉則二公之外其文皆可無傳亦大謬妄哉矧夫李氏一代朝政興替國俗媿惡與夫禮樂名物沿革舉廢忠孝節烈勲猷勞伐正史所不盡載者或偶見于叙

述記誌可以備史之缺所謂二不朽託以不朽正謂是耳然則唐文何可不傳耶有宋吳興姚寶臣自謂用力十年取有唐一代之文拔其尤者得百卷題曰文粹刻而傳之其有功李氏甚大閱數百年板浸浸湮沒嘉靖間姑蘇國子生徐靖捐貲重刻至于今又漸歸散佚矣永思金子後來之僞有志斯文者也為校正其訛補刻焉藏諸家塾夫文而曰粹譬如看花名園羣芳衆姿爭奇鬪勝吾就中摘其最者寘諸瓶間其為賞心娛目當

復何如而吾以為終不如百世並存之為大苟世有有
力者盡取古今文自唐宋而外若三國若晉若隋若南
北朝五代與元併而刻之豈不成天地之大觀千秋之
勝事哉彼識不能周覽力不能遍舉而直曰秦漢秦漢
云爾此何異守瓶花一枝而忘千紅萬紫之無盡藏也
是漆園生之所笑為醯雞者也

來氏易註圖說略序 鄭之惠

毛肖寰先生偶寓湖南與不佞談易因出梁山來徵君

圖說一冊授不佞為吾師青螺先生叙刻而毛公重錄者大都以錯綜變互推聖人立象之意因明後儒掃象與臆度牽合之非真談易家一種奇書也不佞十齒學易不知易妄意易道之大不可思議而舉目之間徃徃遇之舉目之間又不容思議處也聖人正以不容思議者象其不可思議者則歧理與象不可掃象尤不可微獨不可抑且不能天始地成時行物生耳聽目明手持足行盡象也則盡易也羲皇以六畫摹寫宇宙之變文

周易詞就六畫下一註脚指點出宇宙內名象示人使人即其舉目可見者由之而不知耳必果掃象則宇宙事物可盡掃耶象固無恙反病理矣徵君絕鮮臆說吾家康成肇明象數錯綜著倪于康伯變互考占于堯夫各推本孔子十翼之意徵君表章而全收之非有神悟何以篤信乃爾因節取圖序十六篇付剞劂公海內談易者亦毛公意也六十四卦啟蒙圖舉一為例十翼圖以乾坤二卦彖辭別為一意意尚未安集註文多總以

發明圖說俱且闕焉顧不佞猶有二疑一疑在象內一疑在象外既有錯綜變互又錯綜變互自相錯綜則一爻已賅八卦八卦已賅宇宙諸象矣何以辭獨舉一二象繫惟此象此爻更不可易抑知詩有比興舉一以待觸類也如徵君言自孔子至今二千餘年間能了此者寥寥何以曰百姓與能又何以曰民咸用之豈所云與能者別有鼓舞之妙使人不知其所以然而不容不然者立于象先耶易以不可思議故大以不容思議故神

如不佞者正病思議何繇知易梁山萬里道安得過從
徵君盡發我覆也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九

餘姚黃宗義編

序二十

著述

叙七克

鄭以偉

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人處函蓋中央如人腹內有心則人之與動也俱來哉故墮地啞然而號矣亡何天然而笑矣則順違之故也順違所起以認墮地之已為已而

不復知無已之已無已靜也順已成好違已成惡由是
從殼漏子起見識與年長為傲為妬為吝為忿為饕為
淫為懈惰大約撰為七種而究之不過唬笑之變然其
性初豈有已哉嘗試譬之湛然者水乎波於風則跳如
沫蹙如鱗吼如雷水體非損也少焉而澄此湛然者又
不從外得則已性原靜也故謂風動水則可謂水體為
風所壞則不可已又試譬之土與人無愛憎也埏為孟
媵則宋玉惆悵埏為媼姆負薪者醜之矣又或埏以為

鬼神遂走百家之社其埏以為鉞孟人得而器用之而不知即前日之土使解其埏則愛憎敬慢又亡矣世間一切可喜可惡可怪可恒之境皆塊土之類則物性亦靜也故謂土有異埏則可謂有異質則不可矣惟於靜中執一私已於是熠熠鈎鎖膠固而不能自脫故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者我之所為號笑也感於物而後有者也第不曰情之欲而曰性之欲明動之體原靜

也又不曰感物有知而曰物至知知明靜之用即動也
好惡非性病也附於已則物至而人化物矣物至而人
不化則以無好好以無惡惡如嬰兒日嗷日笑尚不知
有已何知有順違只為墮地有已此已一生七欲並作
譬蛾之赴火以有蛾已故蚋之聚醯以有蚋已故蚋不
赴火以無蛾已故蛾不聚醯以無蚋已故以至秦越相
非肉素相嘲各以已故已者欲之根也如賊帥然吾夫
子曰克已復禮克已者主靜之謂也主靜則已無泊處

而欲自克如大木蟲處處皆泊而不能緣於火燄之上
以火能克之也凡帥之勝敵曰克摧堅陷陣者果也廓
清剪除者毅也伐謀削患者豫也顧帥不靜則敵不可
得而克矣即求賊所在而撲之可名曰戰而不名克此
克伐怨欲不行而非仁也雖然弓矢弋則與枯株無異
弋弓矢不若弋空虛者之無觸也乃天下不少矢之殺
人者求其為枯株亦何可得哉順陽龐子哀世人之多
欲作七克以覺之曰伏傲曰平妬曰解貪曰熄忿曰戒

饜曰坊淫曰策怠讀之若立射侯之下不覺令人內志
正外體直若鶴鷓之愈慎青棠之觸怒饜饜之懲貪敝
筍之刺淫至策怠一篇又可以為窳夫之枉策一寓目
鮮有不憬然悟者苟可以弋弓矢而止其殺人之用於
世教不無補也春秋抑祖之會而進黃池嘉其冠端而
藉乎成周為得尊王之體耳夫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好
冠來慕中國之冠尚猶予之沉慕義者而來藉聖人之
言者耶雖不知有當於主靜與否亦可為善藉矣故不

穀樂為之弁其端而復商以周元公之學所謂不直則道不見也

泰西水法序

鄭以偉

此泰西水法熊先生成利子之志而傳之者也法五種曰龍尾圖凡五曰玉衡圖凡四曰恒升圖凡四曰水庫圖凡三而終之以藥露諸器圖凡一用以取水力省而功倍徐太史子先譜之最悉一開卷則不必見其具可按文而匠也書成中國不憂傳焉蓋開闢以來修水用

者數易矣標枝之世掬而飲亡何蟲焉孟焉尊焉井焉使掬者視之不亦最巧也乎用矣而未廣其後偃鴻井其田以受潤廣矣而未備又其後阡陌開而陂池興雨雲從畚鍤中出也備矣而未有機又其後桔槔出機矣而井田陂池亦不可復覩古者水土共為一官統之司空土行不修則水利愈巧巧固生於窮歟然未有若此之利者夫田不可復井何者必十年始驅民田入之官必十年始溝官田畫之澮墳廬城郭之阻又亡論則必

廢二十餘年耕而可此可幾乎意者水田可也而予郡
徐伯繼尚寶一為而躓世遂懲噎而廢食今之農仰天
不雨惟取土龍而祝之耳予家世農見鄉土最壩浹
晴則桔江而之田浹旬雨則又決田而之江遭苦早醵
錢為車如碓加輪焉寘笳其表前軒後輕與水為無窮
一晝夜度灌二十鍾顧必急流而可不然則法窮又山
之民覓泉於竹以溉而不費人力顧必山泉而可不然
則法窮茲法也而傳急流可即吳越緩流也可山泉

可即燕齊平蕪也亦可隨俗之便或用中土法或用此
法可以佐水車之不及而全民用所謂巧生於窮而窮
亦因巧而濟者耶人云考工記可補冬官予直謂冬官
未亡第錯於它官如稻人瀦溝之類徐太史文既酷似
考工記此法即不敢補冬官或可備稻人之采非墨子
蜚鳶比也利先生為歐邏巴人偕其儕用賓於朝甲辰
予識其人於都中綠瞳虬鬚與之言恂恂有道君子也
予休澣別去利先生已化曾為詩以哭之至壬子復趨

朝則墓草已宿矣悲愴久之乃訪熊先生見其家削者
糝者絢者則治水法具也彼方日以錢易水而飲顧切
切然思水田之利澤又可遠施此其人豈復區區踵頂
利所可及哉永樂時神機火槍法得之交南嘉靖時刀
法得之佛郎機鳥箭炮法得之日本然金火之用耳師
金火以致利詘水土而廢巧則為敢於殺人而不敢於
養人矣而可乎大都西洋之學尊天而善歷法算精於
勾股子每欲學而苦不得暇至其言物理則願與之相

質難於無窮而此不具論論其水法如此

重刻陸宣公奏議序

黃道周

人已瘵乃索良醫國已瘵乃貴謀士蓋如今乃思陸公之言也陸公起書生談時政不數年而贊密勿使悍卒為之下涕猜主為之開誠雖其際會使然亦豈徒文章之力乎史稱其論諫十百篇皆本於仁義切當時炳於後世世之賢者至擬乎伊呂之際雖已過然如其才亦可謂難矣方陸公時天下更造大勢已決藩鎮作而帑

藏竭備禦之師無處不設意使今之賢者為之亦不過
開條例廣積貯秣馬厲兵待四方之動如此而已而陸
公方從播遷之餘談醇悶之事捨衆絀而舉大儲以為
散財可以聚民見情可以得衆原本精誠以進三代之
盛意使今之賢者聞其言亦以為濶迂耳順而心吐之
也然至於今天下無不知誦陸公之言者凡人智昏裕
於事後而迫於事前故論多淆於事前而定於事後十
家之市閭而被盜掣其牛馬乃擊里鼓聚族子酒盃之

費無有寧夜久而厭之亦以為循禮義謹垣墉之可以重保也建中之初陸公方為翰林馬燧討河北久不決乃請濟師朝廷問公以為師不在衆久必變生徒勞輸輓而賊不可得不如委澤潞以杭山東還神策以固關內於時朝廷亦心迂其言既而涇卒發難天下騷然世於是知有陸公也君子不幸而生於不得無言之時又不幸而使其言中則天下不得安無言之福君子亦不得不受有言之禍後世之人處於事外執鏡而測之其

故炳如也然而君子之意盡見於言者則亦鮮矣子考
陸公為相在貞元之中年天子已脫於艱難感猛獸爪
牙之喻思崇中尉握兵於內於時劉希暹白志貞則既
敗廢矣竇文場霍仙鳴計又且起陸公於此謂天下之
禍不發於邊疆則必發於禁衛天子之意既不擴而受
公庭之言則必徐而入中人之詞特其意已早而言之
太察故獨凜雪其身絕交游卻餽問以一意於天子自
邊將贈遺刀錐而上屑然不取因而推之以塞倖進之

門閉傳奉之路以陰奪舊爵為天子保其名器如賞散
官卻邊餽及論元從功臣諸疏中其意可推也自陸公
去而後延齡用竇霍始恣淮蔡竄然而中官柄兵之禍
遂與藩鎮相終始由斯而觀陸公之意見於言者則猶未
盡也公之所盡言者內而治道外而邊計使天子消貪
疑之端邊臣得捍禦之實情見於上民聚於下即不罷
護軍汰神策肘腋爪牙亦未足為難而惜當時無復能
知之者予意今賢者亦猶未知之也即不知但取其所以

論治道邊計五要九弊八利六失諸篇觀之宜不至於
漫試以天下為倖故復付之剗劂與當世君子共繹之
焉

鄒南臯先生理學要語序

蔣德璟

璟十歲侍父江山即知有吉水南臯公海內偉人也
比釋褐介吾師匪莪何公及同年友須彌劉君將從學
以家諱歸然每讀願學前後編及會語講義諸書未嘗
不著蔡奉也公門人峽江曾使君飭吾泉兵政暇選公

論學要語授何師長公舅悌刻之而東余令更摘集中
補其未備且見箴曰來教有一日不可不讀名臣錄之
語得無與金谿所謂外說為主天之與我者反為客相
似乎璟言下猛省夫天與我則天命之性也率是性即
為大人求之外反失赤子此集義義襲之分金谿所異
新安以此然遲之三百餘年得姚江而其說始伸姚江
復得吉州諸君子推明之迨華亭當國為之表章而其
道大行迺至今日而良知一綫幾明滅矣非良知有明

滅而學者以良知為客之過也自義堯至塗人天之與
我寧復有二然而以為主則首出庶物之聖人以為客
則物交物引之而已矣客之不已漸且奴之故孟子以
為失其本心而姚江諸公反覆剝折不啻距楊墨斥佛
老然者蓋皆非得已非好辨也鄒公之學實本金谿如
云終身結果繫最初一念此一念即是配天地並日月
質鬼神一真百真一不真百不真讀易至復亨剛反曰
不反則神不入至金夫曰躬吾躬也千劫萬生秉靈毓

粹而來奈何見金遂不有躬又曰肯安心時時是父母
未生前越妄搜求越參證時時是父母既生後蓋昏從
先立其大一語參入以是窮而夜郎達而銓諫久錮巖
壑驟長臺端而公所性終不加損迴視姚江真無怍色
矣余又睹記公二事公初糾江陵奪情坐戍江陵敗攻
者蠱起公獨不苛撻晚乃特疏其社稷功可謂無我當
東方有事時公首倡首善書院於京師或以濶迂沮之未
幾而改為瑞祠嗟乎使人人誦述孔子何至頌美權臣

為伊周然後知聖賢之坊世遠也姚江傳習錄出其門人徐曰仁錢德洪手余最愛其與顧東橋聶文蔚諸公書以為孟子後一人使君所纂亦多論學書而義語合篇尤有前賢未發者環無似少知慕學漸泛濫於詞章經濟及二氏者蓋亦有年近始悔無得手處故一聞使君之教遂不覺舍其外而反求之且介使君追師公以附於文蔚聶先輩懸像而拜姚江之義

馬還初掖垣封事序

蔣德璟

上慎重賜環於銓部疏廢籍百四十餘賢而獨吾閩黃
幼玄宮允馬達生給諫首蒙召用蓋異數云先是幼玄
三疏抹華亭達生特疏糾監視海內高其名以為中興
真君子而上實心念之以故雖用它罪去而旋有不測
之收余既私為閩幸又竊知羣臣材品久入神聖燭照
中次第彙征日可竦也當達生被覈兵馬之簡所關軍
國計最巨一切恩怨咎譽盡置度外而最難者邊鎮兵
實縮馬實空餉實浮驕卒猾弁烏鼠同穴即催檄雨下

無可報報亦畫餅余每見達生手劈眼搜瀝盡心血而
無奈其攢眉何也所條三十八議裁官裁餉汰金三十
餘萬而總以簡練為主記司馬楊公修齡將入秦嘗以
勦撫下詢余謝曰某不曉兵粗曉書士不熟舉業不可
試兵不熟擊刺不堪戰馬決也果可戰則勦撫惟我矣
戚少保練兵拔麤樸去游猾刀鎗棍筧各選明師以漸
教演親若父子義若師弟大畧一營得十人百人合為
勦旅所向無前不汰兵兵自精不汰餉餉自省不定營

制制亦自定蓋以練陰行其汰而後知增兵增餉調募
紛沓廣設加派樂輸房號名色括窮民以悞封疆者皆
不求其本之過也前日用兵兜鍪如雲化為巾幗說者
咎其不忠余獨傷其不學譬如白曳子弟久習奢懶遇
文戰膽顫可憐而以為志不向上苛矣間以認操作練
譬之指西為東於攻苦一途絕未夢見在而謂兵不可
練不尤與於不練之甚乎達生核九邊情形既審尤嚴
取與無敢以環瑱嘗者與余飯一蔬外無長物其門如

水嚮同年同觀政第目為端人長者寧知其大作手爾
爾其謂監視暫設原比監察例不比撫鎮例嗟乎今且
比總督例矣各邊有內總督而真總督之責輕京營有
內總提而真督協之責輕兩淮有內總理而巡釐御史
之責輕外若見為掣肘而其責借之以輕則未嘗非臣
下之利也可不深長思哉館丈王公癡仙讀達生封事
以詩代序而幼玄和之曰人從破冢出舟向沃焦經今
兩賢身出沃焦矣而天下事正在漏舟中安忍袖手吾

且以長年觀之封事凡六十餘上不具論論其大者

理學經緯十書序

蔣德璟

吾泉黃季攸先生手著道南一脈及兩孝經行世復出
經緯十書示余其人自羲堯至明其書自六經至語錄
訓詁其字自三十三母外凡涉學者派分縷析蒐採靡
漏而於朱陸王之辨尤洞暢環讀而三歎曰富哉書乎
蓋余少而疑講學也學自傳說發之而夫子繫易兌曰
講習三代時比屋皆學不待講即夫子時不盡講然無

他學也若二氏則自為別門亦不待闢而至戴湖以後
或標德性或標問學格致一訓幾成訟府皆為羲堯諸
聖人而其相詬厲甚於二氏何哉且夫二氏之精者皆
吾儒緒也竊其緒而遺其全則有之顧以闢二氏之故
取聖賢言無言空言覺之微皆以為隣於佛推而不受
而強掇其粗以與之角則亦與於佛之甚矣故今世士
大夫無不禮楞嚴諷法華皈依淨土若以其理精於儒
無復異議非佛能也儒不自有其精而推以予之之故

也使知儒之精原無不有則凡佛書高者恐猶在曾思
範圍而其洗洋竒恣者亦僅埒儒家之莊周駟衍而已
一洙泗攝之而有餘何以闢為舉天下習經義應舉名
若尊朱而自姚江一派則皆為陸為王即或以禪疑王
陸而晦翁晚年已自有章句支離不求已而求書之論
且曰天命之性本無儒佛則并佛亦囿天命中而真晦
翁出真羲堯孔子亦出矣故姚江定論一書足為考亭
功臣彼株守其章句者未得晦翁之深也善乎黃先生

之言曰禪學亦有南北宗神秀時勤拂拭之偈似朱學
慧能本來無物之偈似陸學然禪家未嘗爭勝而朱陸
之徒爭之不哀釋身心而驚齒牙居廊廡而評堂奧嗟
乎其亦可以退然反矣閩學自將樂龜山始蓋親得二
程為之師而晦翁其門孫也當時延建間名儒輩出入
明而四書詩易純用朱書用蔡沈春秋用胡安國四海
之內皆稟閩學而吾泉虛齋紫峰紫溪九我數先生復
自為溫陵開山賢聖蓋泉學於斯為盛而先生又能網

羅前聞斷以獨解使四子六經更無贖義豈不難且偉哉吾師匪我何公嘗疏薦先生於朝而余從弟為其家倩悉先生內行澹穆靜遠居然有道君子嘻講學若先生者可也故余直以先生為可繼道南一脈之後而序其書之大指若此

明文海卷二百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三至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宋允辰

謄錄監生臣江晉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

餘姚黃宗義編

序二十一

著述

五經蠡言序

蔣德璟

明以崇經取士，士鮮兼經者。然自聖門子夏商瞿左丘公穀之倫，皆僅名一經。漢景武後，經師輩出，然一人猶不能獨盡其經，多以相合而成。且每詔五經諸儒講異

同於石渠虎觀稱制臨決其難如此而後世如鄭玄王
通顏師古孔穎達及宋大儒程朱諸公顧皆兼五經論
議甚富何聖門之難而後世諸儒之易也入明而楊公
慎鄧公元錫特號博雅揚間拈同異鄧則戛戛乎深矣
家君子授諸子各一經余又得易不解更授詩旁通書
禮春秋習其訓故亦復不甚解最可商者如易必拈占
辱以卜師書訂武成詩掃小序禮多以漢參古春秋乃
舍左而徇胡皆古今疑府它如金矢非贖鍰已日不必

非干支嬪虞非瀆姓戡黎非文王遜荒非奔周騶虞非
獸鄭衛非淫周公居東非東征履帝武為高辛玄鳥非
卯孔子非不知父墓魯郊禘非成王賜周正為子為寅
許止趙盾之獄蔽罪與否滕子不書侯季札不書大夫
非貶更僕未易數思何名儒洞了三代以上事者一為
發覆而得許君大賡蠡言讀之起舞曰異哉夫海非
蠡所測也然一蠡而海之性已盡五經學海也千古挹
酌無慮萬家而竟不盡者何也漢唐為經用而宋自用

也為經用患拘自用患戾皆經功臣而宋人於漢今人於宋則皆自以為忠臣然後知經之大於海也余友黃君幼玄精十三經言何寄易黃圖京中余出與同館讀之相嘆伏以為楊子雲不能作甲子之役漳有顏君茂猷以五經二十三篇得雋而大賡復以是書行於世何聞之多才哉大賡學博而行方以名魁里居鍵戶修不朽之業異日出經術經世必有卓然自表者即為飲海之長虹運海之大鵬其可無言蠶矣

鑑杓序

蔣德璟

作史難讀史亦不易自余在著作之庭見所纂實錄皆
朱科抄章奏與起居注兩者而科抄多漏畧十僅得三
四起居自文書房傳諭及閣揭外寥寥即欲有所刪潤
以諸曹掌故與邸報參補而已又一二載筆跡為爛朝
報不經心其高者曾臆為政間規時局所嚮行其高下
至於百十年之久文獻俱湮而野史與之錯行於世繇
今思之古今史殆未可盡信也當上初年召對文華平

臺幸與同官持不律侍御榻言動必書一出殿門愴恍若夢互相舉似已不無撈雲捫日之疑矧其它乎而士大夫顧從蠹簡斷編懸斷耳目之外故其精則可以功史而其敝也亦嘗為史所愚余友吳比部田年自其尊公惺初先生與福清葉公讀中秘書以古文辭著比為柱史所至有聲而比部弟冕繼之容春比部以使事歸暇取涑水通鑑論列名曰鑑杓如言舜柴岱宗乃巡狩非封禪太公無陰符子房亦未必有黃石異書也明為

荆聶陰為紅線聶多費一姊荆多費一田光魯仲連義
不帝秦多却聊城一書也漢光武赤伏符做赤帝子子
陵卧隱陳希夷睡隱也佛入中國被佞佛者搆搆一番
佛殊不願中國之入也楊關西却暮金妙在子孫步行
蔬食也順帝寵乳母山陽君李固能立令出宮也華歆
以狗續龍當付狐貉噉盡也孫權稱臣曹操非三分也
魏徵斌媚無忠骨寧為良臣不為忠臣無以謝建成也
高力士為田令孜輩作備也皆於定案之外卓有平反

其上下千古也殊具卓識若比部真有功於史矣使之
探金匱石室之林當勝余輩遠甚而余更有商者昭代
皇成既秘不可闕諸稗史通紀傳信諸書尤多舛陋易
誤來學試以實錄為綱而合鄭端簡王弇州及吾師何
氏名山記之類成一部明書何如余不敏病未能也請
以俟君子

元和御覽詩序

潘之恒

詩以情至惟性是近凡述志陳辭非至性所安未有能

定其情者徵之唐詩庶幾得性情之正而於唐選若張
侯以中鵠或同代或同朝野稱千古一時其風調自合
莫可易矣以今觀元和御覽詩其所錄僅三十人進詩
不滿三百首與世所選十九不侔如簫篴篴篥篥篥異指同
音律有所持而調有所協故足傳也友人汪騰遠氏得
之古篴繕本以相示余讀之心醉十日尚未能醒其詩
之所工以幻為本以靈為胎以想為因以虛空為典故
以遷易流動為精神抑將爽美疾而嗜美芹生於藥石

以獻至尊豈徒曼音長嘯於空林邃谷間而莫之聲遏
響答者以為異於敲音若紀黍析塵為不易辨也蓋其
吟同社其仕同朝其隱同志其所選在中晚之間若發
一竅如出一口與今時詞場所尚若相遠而實相侔點
枝衍存穎碩削繁縟尚素真騰遠氏惟有之故似之惟
知之故樂之至精於校讎一字不繆又其餘事近梓唐
選者如英靈間氣搜玉極玄篋中國秀才調俱有善本
行世獨二妙未梓弘秀為宋選而剪綃尊前為唐詞能

次第舉之其有裨於風雅非淺而余猶以老眼屬望先序此集標為諸選之最惟耳目一快新賞昔陸務觀據允言墓碑為唐舊書不若余以品詩為穀士據也善乎方職方氏之評曰詩文之道以情進以性成子之情無不之而性有特操是謂能性其情者而情性乎哉余服其知言遂述之篇首以質諸同調

金焦二山刻石經序

錢府

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惟四十二章經最先至貝葉

線穿無有三藏之目也梵書旁行無有華夏之字也因
果報應無有心性之精也嗣後僧教漸通梵僧羣集佛
經之來寧獨白馬可馱而已哉逮於隋唐屢翻重譯度
閣細綈則有五千三百之多焉噫嘻亦侈矣然紙傳筆
寫流通則艱口誦心惟脫落則易乃版刻肇於景德之
季而石刻則幽州南山石洞有之佛藏始布滿寓內云
金山坊為澤心寺而焦山則南朝之醮山戍也傳會焦
光名勝與金山埒自古無有以石經刻置兩山有之自

今日新安詹生始詹生素工筆札雅善詆諧一旦以純
灰滌腸懺悔夙業始而逃儒終而逃佛發心刻四十二
章并金剛經於金山道德清淨經於焦山廣募博化奔
走南北苦心繭足樂此不疲詎不可嘉尚乎夫佛藏侈
矣不可加矣道藏自宋王欽若分洞真洞元洞神為三
洞太清太平太真正一為四部其間多雜收方伎旁採
諸家而老子一書躋之洞真遂為玄元之鼻祖其他如
清淨五厨心印其類尚多然紬繹之則皆道德之雲仍

耳詹生始終感異夢誓竭此生之力必欲書而刻之藏
之名山以垂不朽豈非末劫護法之傑丈夫哉吾獨悲
鴻都石經自中郎沒後寥寥千載雖魏周隋唐代相移
徙而古文篆隸畢竟烏有今漢碑漸滅唐刻僅存學士
大夫雋永聖言沐浴聖化由明經以取科第夫孰非遺
經之力哉竟無一人出而倡率經營其事者何耶豈非
二家因果報應之說足以聳動維繫乎人心而吾聖人
之教日用常行若存若亡一切付之不聞耶且也詩殘

書偽禮壞樂崩此無他無護法如二氏者流故也吾願
詹生儒佛兼修先之以諸經後之以論孟必有異人出
於熙洽之朝共肩勝事永永無斁顧不偉與僭書以俟

易解序

唐俞

易其至矣乎聖人曰立象以盡意意終不可盡也故神
無方而易無體必矣之引伸觸類者世人習其師說黨
枯保朽牢不可破烏足以知易余嘗思道大宗有三為
義文為黃為老老之道德黃之符讀者輒目為幽詭以

其意皆主於用逆而易逆數也乃反若易言之何耶不
過謂考亭正義業已奉功令如日星稍欲為異即屬狐
禪詎知易理秘密聖人洗心退藏玄之又玄寧僅是一
番君道臣道籠統說語便打發過去太白所云白髮死
章句豈不信然且世代遷移豪傑輩出人持一赤幟幾
欲奪焦京之席而解濂洛之殳斯時即起考亭於九原
從前論定亦必互有同異而無識者偏護其所短以為
衆射之的又安得為朱氏功臣余因是憤作俑之誤與

吠聲之弊就是解中稍加詮訂亦自知孤陋寡聞識不能什之一筆又不能百之一獨憶麻衣有言從心地馳騁不向注脚盤旋姑為標一指於此使淺人自見淺深人自見深而已矣偶與客談及稍指陳大意客曰昔輔嗣善易而君名適同君其中郎氏之顧邕乎應之曰予何能知易抑思易之名廬蠓也一日中作十二色若是其變也故術家言徵應道家言服食儒家言性命各有精義可以永世至帖括而侮易甚矣勦襲蕪陋對之欲

嘔當時聖人所謂絕韋滅漆者果在是乎吾意兔卦難
占猶賢於研硃滴露者也世有精易者惟變所適乘遞
換之春秋與天為徒補不全之日月萬化默成神明在
我乃可以薄吾之說也夫

小窓清紀序

何偉然

燕園寧野之別業小窓燕園之別竇清紀小窓之別述
也夫人靜坐幽窓不讀書枯坐何用讀而不迷死讀何
為寧野之讀而述也不負此靜坐矣然兀坐易枯非有

迫之而起則鼓舞不神窻以外之江練山翠遙濺於鄴
架而脉望欲為飛動也窻以內之桐影花陰柳烟竹月
掩映於筆牀間也無非撩人語者得趣深發越自靈異
矣紀以清名者寧野熟於情而境漸冷將以小窻為攝
境之戶不覺清味之雋永也雖然豪俠性成寧為境移
吾知寧野之境愈冷而心愈熱也夫

廣清紀序

何偉然

予與吳寧野初纂清紀海內翻梓者再王經倩起而廣

之其書益竒海內嗜若蔗境芙蓉粉養紙以待副墨舊
薇露浣手以待展卷經倩曰此何與欣賞令人珍好若
此則以清名之可貴也清名可貴乎清名固自貴獨奈
村夫不認清為何物執林壑所韜晦者與游閭亡賴埒
則清名將為寒酸之譏刺名從此得賤由是龍蟄之雋
流驥伏之烈士雞棲之彥倫共厭其名而思避焉清名
何可避也概而觀之天則取清氣朝則取清時官則取
清吏禪則取清規仙則取清班鬼則取清魂山川則清

而秀吐草木則清而芬揚昆蟲則清而韻冷天下無此
清字不成為世界惟恐胎俗載清名不得耳如果冰神
玉儀世外佳人世方藉以洗刷何以避為必求村夫認
取而後清之名貴則清反為投俗之物矣第怪工態飾
名者起而為清中之異端鬚眉面目盡是游情裝束步
趨總墮惡趣流慧齒牙不可方物蒲伏衣冠浪嘲林澤
朱紫奪而淫雅亂其中非有大雅為之主持不無溷場
決隄之虞也然而大雅之自認亦有未必盡是者以批

風抹月品水論山為清語則麈尾無經術以松濤竹籟
鳥語花聲為清韻則休明無鼓吹以巖居川觀煮茗焚
香為清事則閒居無抱負如是則飾名者得雜處其中
何怪乎名之不能自貴也吾將何以收其常貴之名乎
則惟有讀書一節語云讀書可以醫俗今之薄清客之
名而肆其凌轢者無論矣即如求清得濁求雅反俗者
只是胸中無一字故作意蕭疎轉呈粗鄙使其讀書則
斂神肅氣洗塵祛氛美標格而遊名通安得猶然竊清

之膚襲清之皮與游閒相激昂也一不讀書則文象皆
非縱村夫認識清名亦何居焉所願讀是紀者得其清
之所以名而收其名之所可貴則是紀不為游閒之借
資已雖然人惟恐不好清名耳天下不相率而墮惡趣
者幸避却一俗字以清名自托則清之名猶足貴而不
必避也言及此不覺清淚欲洒經倩曰乃知清為天地
民物之原千古高人逸士之根也旨矣哉

明文海卷二百三十